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碑

冉子祠堂碑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歿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士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歿於是耶然冉子歿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

賞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歎獻流涕而返則孔子
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葢死鄆也豈冉子嘗授
學於是旣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
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
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
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
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
事文章之褎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翱翔儒林
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
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

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
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毋喪亦得以
苦行力孝稱内外昆弟之間顏淵才高孔子獨與
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居數
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絶無一言一行傳於
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
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恥然儒者也而亦
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
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之祀孔子至
執弟子禮駿奔走盛籩豆凡入學合射養者獻馘

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徒首
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慨慷慕義名俠之士者也
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勳業平原公子
之愛士唐之宋璟宋之李沆彼所謂蓋世之賢也
然俱已頹落薶没不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
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
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
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
家載名氏撰𦾔寔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

壑游谷處叓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為記盖將以孔門首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閑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惟性多迂踈稍近薜蘿麋鹿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言皆不能矯者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為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進否也予既許之如左而因為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令里人習歌而祀之其詞曰桂樹為旗兮揭雞為車未

見君子兮我心則饑炮牲醴以薦兮湛酒于罍君子之至兮式燕與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陂

南將軍廟碑

予嘗觀唐祿山之亂兩河之間其所為祿山蹂躪而敗者不可勝數獨中丞張公巡及將軍南霽雲輩方且擁孱弱數十百之卒與之抗且狃於睢陳之下祿山遂不能踰江淮而唐以不亡未嘗不壯之又讀昌黎韓愈所記南將軍急走賀蘭賀蘭不聽為之抽佩刀斬指血淋漓席上已而怏怏辭去

以矢射浮屠著甎之半誓破賊後並繫滅賀蘭嗟乎將軍數既奇不果至今猶使人讀其書想見其遺事爲之泫然欷歔泣下霑襟甚矣其可悲也沒且七百餘年而會稽沈君鍊來令清豐過將軍故里特像而祠之予間行縣謁將軍將軍之像岸然熊蹲虎踞若欲躍馬揮戈戰蘇山而喋血其間也其所裂眦吻顧髯髮並上指又若飲恨於賀蘭然者嗚呼豈將軍憤生之不及擊滅賊沒且禦之故其像然耶抑亦將軍之忠義其屬人心猶江河之所以流日月之所以臨固有杳然行乎其間而莫

之爲而爲者耶沈君旣祠將軍擢錦衣去卒以上
封事寘塞外迄今猶未返于謹爲之鑱石識其事
嗚呼百年之下有司春秋祠將軍當必有采風而
祔沈君於其側者也予爲系之以詩曰　祿山擅
兵飲河而南州郡爲墟鯢截兕劓桓桓中丞列壘
而守冀以虎將南雲則有小大百戰賊格不支扶
瘡起痍數癥彼旗曠日彌久援師不至力竭而亡
河山爲沸中丞就縛起旋其衆一呼顧雲雲笑而
從當是之時中原鼎沸牽以孤城賊疲而殪唐室
不亡伊誰之功忠義卓犖貫日與虹維今之來抱

雲故里俎豆既闕嗟淒靡止爰飾邑人始像而事之言言廟垣億萬斯祀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刼掠吳越內地而其令金公始塹土為城城完築不數月而明年丙辰夏四月島夷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岸刼峽石道皂林以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後賊反兵三戰而覆之於是提督阮公收帳下散卒入桐鄉城賊復圍兵圍桐鄉當是時海覩桐鄉等机上肉耳吳越人亦

危桐鄉欲且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引劍畫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君獨不聞周亞夫之委梁以困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得一切稍稍兵仗火藥薪燭糗糧之屬於諸州縣最且閭閻費度城隙地遍葬邑中富姓者入壙其中提督公苟從中籍而將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日承保戍兵至圍可遲而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南圍魚爛矣已而賊盛為雲樓擡竿以攻桐鄉城日急予亦日恐閒以申於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月桐鄉圍果解圍

中人出稱桐鄉令守城城獲以完大略如督府所策而督府卒藉之遲示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吳淞之所以困而毋西與漢爭利者梁爲之捍也海之所以逡巡狼狽而不得感泖胥杭以瞰三吳者桐鄉爲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功論賞而桐鄉令人卒無爲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憐之相與歎歔灑涕爭像而爲祠以祀之請予紀其事予按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之有功於 國家可也獨桐鄉乎哉予既畀督府之所以策公與公之所以守桐鄉又竊憐公之所以不得如梁故事而

疏錄之　天子也因以其事鑱之牲石之左而
系之以詩凡四百八十字公名燕字其安慶人其
詞曰　赫赫維尹維綏茲邑邑故無城鱗列而室
數年以來羽書騷驛在郊獸竄在野烏逸尹也爰
諮列城而居煢煢無一金我何以驅下令邑中分雞
而趨富者聲石貧者傾粥旬月之間畚鍤相望顧
城爾金頑池爾湯徙庚百匯皂林之陽廼糇廼糧
廼積廼倉謂城無人不可以守爰度隙地并教其
亂富家鉅姓自外來有目自目存且服且附縶居
無何醜夷突至殲彼大將駭彼輕騎乘勝以逼列

壘而峙虎嘬城中破卵無異於維我尹多籌多籌
翊彼中丞擐甲厲矛二人同心散金若流爰募敢
士以伐賊謀賊爲飛車上可棧雲我宵奪之三百
維羣賊爲戰樓錯若星屯冶汁灌之一燼而奔或
聞督府狃賊以餌撇鶩之攫犢虎之噬海盱且啗
少奪其氣猶有支黨咆哮以肆樓而撞竿大可十
圍疾擊者三城雷欲墮當是之時幾不可支氏婦
揚干戰士裂眦俄有一夫偏袒前呼曰能爲縋挽
竿而屠賊既詐窮維鼪與鼯始萌悔心釋圍解戈
中丞既出萬姓孔懌父抱子噎姑持婦泣且涕且

歌云誰之力猗與維尹爲邦柱石始賊之來氣若
怒飈破檻焚艢自比蚩尤蕞爾孤城牽制彼醜曳
輪濡尾不戰而走督府乘之其黨遂携刲若羊豕
截若鯨鯢功成之日獻之天子錫命元戎傳
凱萬里猶以我尹藐爾小臣序堠雖謹矢石匪親
薄論其勞書之幕府犒以帑金置之末數邑人憐
之潸然涕洟云何以報伏臘而祠剖圭裂符賞不
及延廟貌如何億萬斯年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莘王公

祠碑

予友王君之戰沒也大司馬胡公嘗疏其事於朝
天子愍之贈太僕寺少卿廕其子賜祠如制予聞
而爲之哭且哀而海內之士相與移文而弔且銘
其墓矣然大略悲君之才乳龍也不當死蜴蜥之
難而又以君子仕爲社稷死則死之爲封疆死則
死之君鄉大夫也何爲赴枹鼓而與將帥之士共
死綏也乎予聞而又爲之哭且哀竊疑君賢者也
必有所以處其死已而副使凌公按兵海上爲君
卒祠事因遣其子如圭來請予志予攜圭復哭圭
且號曰君抑知先大夫之所以死也乎予家海上

永嘉場祖宗以來所世世丘墓與　天子之賜
書在焉方海夷之寇也郡縣之兵已嬰城而守而
先大夫爲伏廟而哭因請於族大父名沛者括其
族之丁與閭里之丁蓋千人稍稍放古鄉兵之法
而只籍焉海上宅戍兵所當輒敗去而族大父獨
勒習先大夫所部署兵禦之于上金斬其酋以下
十有六人俘十有四人奪其旗鼓與其騎二十有
五又拔其所虜男婦來歸者百餘人當是時夷幾
没而予家丘墓得無恙海上諸戍兵亦遂倚永嘉
場爲疆壘明年族大父沛復禦之海頭如初而歸

且沒矣先大夫深痛之泫然流涕曰噫吾父死矣吾焉得不死之乎於是過廟而哭復縱旗之丁與閭里之丁及之于金與戰數合又俘斬十餘級會它寇突至先大夫力戰不能支遂沒嗟乎聞古者君子於廟崩則爲之服言不敢死祖也而先大夫之死爲丘墓也方其仕則死封疆死社稷而士庶人則死於宗廟誼也君柳得無憐之乎且古者士之死不同或重於九鼎或輕於鴻毛蓋孝不孝存乎其閒而其所不苟於其生則一也故鉏麑之行賊焉而死公孫杵臼與程嬰立朋友之後焉而死

屈原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湛汨羅焉而死數千百
年來學士大夫之讀其書想其遺事未有不泫然
欷歔而投書以弔之者古之人或爲之按其事而
書之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先大夫之
沒蓋於屈原程嬰而上諸君子庶幾近之聞豫讓
之赴智氏之難也其妻不識其友識之君於先大
夫爲襟帶交能無一言榜之於其祠以慰族之人
與其閭里之人過祠而哭者乎予聞其言而涕曰
吾曩故疑君之必有所以處其死斯言也可以報
君於九原矣君諱德字汝脩少慷慨有大志與予

同年進士釋褐初嘗讀于肅愍公傳輒顧曰吾鄉烈丈夫也推官東昌及大名及爲給事中及出僉事廣東並傑然有古名臣風嗚呼使君得志則其所樹立與聲施國家當裒然與肅愍公日月俱遠矣惜乎未之竟也然其死也卒以勤事亦異也已予特志天子之所以祠君故它並不之及系之以樂章令里之人春秋祠得肄之鼓吹而歌焉其詞曰

維公之氣兮鬱乎亂龍噴薄雲霧兮而其沒也於丘中維公之材兮矯乎于將翱翔萬里兮而其沒也於一鄉誰謂非死兮死以宗廟亦士之誼

嗚呼肅愍今君所矢志展也其似

濵泉周先生去思碑

濵泉先生之諭海寧也僅匝歲而擢爲青山令以行其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相與欷歔涕而送之郊又匝歲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若見之戀帷中之母也復相與欷歔共謀伐石紀其事而前以請於予曰聞古者庠序之閒師氏躬道德仁義絃歌爼豆之教以授弟子而其爲弟子也抑亦服習道德仁義絃歌爼豆之教以治其心飭其行故終其身父事之而其歿也則祀之爲贅宗誼何遠

也近代來庠序之所從事特升散簿書而已耳校讐文藝而已耳上之人非古者師氏之所以教下之人非古者弟子之所以學故於庠序之聚散離合若郵舍然獨于演泉先生之至也始而望之恂恂然不勝衣且屨者也再而察之非古者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旨不以存於其心而錢於其行者也故其升散簿書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煢煢然內務潔白外砥長厚若將恥懦而廉頑有不特升散簿書之末而已者校讐文藝抑亦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煢煢然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若將攷道而正行而有不特校讐文藝之末而已者門弟子貧無以爲食殁無以爲葬男女之長無以爲娶且嫁則請學田之美於有司而不啻以之飯已之飢也門弟子之困於戶役抑於里訟非其義則卻且詰責之矣而其義也則亦躬爲請其不能與不直者於有司而不啻以之拯已之溺也方其始至而官舍頹矣郎請解所食之俸以葺之不敢按故事而三以強之上官也此其郡縣長吏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師儒而能之者訓導章君者之殁爲之設位而哭且哀繼之

以素衣蔬食而其妻子奴隷故無一人侍者也爲之函封其故篋而其衣冠殯殮以下並解槖而事之已而其子之輦喪而至也則又爲之解槖而私佐之又無巳則以號之門弟子數百人數百人無不人人悲慘涕洟各以其所喪父兄者喪之而多者千錢少者數十百錢相與以資其喪而歸此又姻黨族里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僚貳而能之者其他忠信樸茂之行大都類此此吾黨所以於其去也不敢以鄉之郵舍者事先生而以古之終身而父事之者事先生相與請公文爲之誌其名氏爵

里與其從官者之本末而百年後令得以按公言祠之於學宮如古瞽宗可也先生名嶅字其吉水人由鄉進士以嘉靖乙丑秋八月署海寧縣學諭以明年冬十二月擢青田縣令以行嗟乎其署學宮特累朞月耳而其去而繫羣弟子者之思卒若此然問其學少嘗師事同邑羅司諫先生而以高弟稱者乎故感而系之以言曰宋胡瑗嘗教授湖中已而門下多名士海內學士大夫望而見之者不以問占其爲胡氏弟子也嗚呼乎於先生之敎海寧與門弟子所以服習先生之敎及其去而無

志抑可以占羅司諫之流風蘊義也已然則古之教謂不可行於今之世乎哉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已已而特祠孔子爲先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名儒或置或廢大略並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躔次斗魁前爲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姚萇之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土之人像而祠之隋唐來遍天下矣於是額之曰爲文昌祠豈即

文昌之降神而憑之為靈者邪聞按海內外祠獨
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
始得以禍福簸天下之王公卿大夫士與州里之
衆庶而奔走之然按稗官野史所載共驚炫神之
教以忠孝為本則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
崇奉之者儒生尤盛以神能配文昌為靈而萬曆
已卯高公某之令桐邑也既大修孔子之宫以共
諸生俎豆而絃歌之矣而邑諭李公某輩又以文
昌祠雖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氏之
教以為功於學宫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

而祠之於其宮之側來請予文碑之牲石予特序次其事綴之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以間笙簫云其辭曰

神之來兮鬱文昌擊鼓其堂玄旂孔章璀璨翺翔神之至兮翩翩者裳庭燎爲光雲罍像犧挹以酒漿神之陟兮上帝旁景爍於皇諸士肅將慶澤無疆

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費公去思碑

浙之戍兵繇嘉靖庚戌來浮海諸惡少數勾島夷入訌刼略吳越諸州郡當是時寇猝起而州郡兵

不習戰鬭嘗輒敗且脩　天子採臣下言數徵
永保諸宣慰使司兵及河朔故所隸跳盪之士以
當之然非所以為戍守也於是勑督府胡公宗憲
專練土著大略僉金衢處掘山者煮鑛之夫而輕生
者也故時時能為功而督府抑遂稍稍厚廩餼而
尺籍之海上羽檄至胡公又於中別擇摧鋒者而
不悋千金以購之故兵頗力戰鬭以猛鷙聞然亦
稍稍驕且悍跅弛不羈久之他代者來以海上烽
且息而麾下兵三千人第飽食而嬉耳牒監司減
其廩餼什之三而又不以時給兵故稍稍怨而鬧

多流言也當事者又不省於是諸酋中所故嘗爲
部落耳目者擁衆鼓譟刼轅門舁督府公以歸之
營明日直指使者飛章上變以聞當是時遠近大
駭而　天子出左司馬銅梁張公以塡之公既
行而主爵者或謂戍兵叛其肘腋巳虛恐無以當
督府便宜施行也欲陰諷他將之故勤士兵者來
以副之職方郎費公堯年持不可曰張公善謀多
大略漸戍兵特餱糧不繼譬則鹿之窘而不擇陰
耳公故當以時定不煩他將兵苟煩他將兵則衆
不能無疑且懼議遂寢而張公來又適有他巡徼

者之亂也輒調部酋中故嘗爲衆耳目者令得以
功贖罪明日亂遂定已而徐徐令監兵按故事廩
食戍兵兵且悍久之張公特捜首亂者殉之市餘
不問安堵如故果如職方言公由是以材聞衆且
議晉公爲卿寺公又力辭迺驎次出補薊州兵備
副使薊州者外提塞而内以擁護陵寢鎖鑰
天子之北門者也公厚護諸將明法令遠斥堠蒐
士卒又翕然有聲會川廣間多兵變而中朝且併
慮浙之戍兵也於是公復繇薊州徙杭嚴道監兵
副使公至輒席故督府張公所行故事以拊循之

公慷慨喜振施意豁如也開襟以待諸兵將諸兵將人人輒自附以為獲從事公晩間有少犯者公輒按法以繩之然亦不過苛其他無名之賞不貲之費雖盡罷去而例所籍廪食必以時饒其稟與[illegible]三千人且謝且慙海上烽燧至輒以死赴枹鼓殉矢石惟恐後頃之公擢參福建政以行諸將領師三千人泣而遮送之江上次公所拊循本末而乞予言以碑之予覽之而曰諸將士所銜公之德於其去也欷歔以泣而不忍捨者特二三年間拊循餱糧之末耳由予觀之公職方時所陰寢　中

朝徵將與兵之事功於浙為多假令當時他兵將來衆未必不駭且懼而耳目一亂事屬不測乎嘗按唐藩鎮之亂半繇府兵之變而為彍騎半亦繇兵與將之不相識而脫巾求糧夜呼而起者固多也不然銅梁張公故稱多大略而三千人脫或人人自危譬則脫韝之鷹亾檻之虎固當隨手亾而吳越之間行且鼎沸而魚爛也已諸將士聞之泫然流涕曰公之活我輩之德固如此非我輩小人所及知者於是書而歸之令鐫於營之左

許侯廟碑

許侯名遠字令威世居臨官洛溪里由唐天寶進士累官睢陽太守安祿山反而兩河及山東西州郡之陷者殆十崩矣按韓愈序張中丞傳逸事稱公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竟與巡俱守死又曰兩公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而阻遏之唐室幾為天下裂而以亾為存者其功也嗟乎予讀傳記至此未嘗不為之欷歔流涕而毛髮鬚眉張裂耽以起別按許生忠所抱家世譜代宗朝中興功臣以兩公及南霽雲為第一圖像凌煙閣勅拜長

子致爲婺州司馬妻以郡主復拜次子現爲左金吾衛將軍大曆二年詔葬冠劒於其鄉而廟祀之巳而後梁增祀張公廵而宋紹興八年又益之以南雷姚三公稱協忠祠非也蓋數公者羣而祀之睢陽則可羣而祀之於其鄉則不可洪武四年禮部建言許公遠張公廵並廟食睢陽而今海寧則許公故所生之邑里曰鹽官是也法宜專祀

高皇帝令有司祠春秋歲徵祀額金八兩載在大明會典頃者有司議均平遞減祀額金二兩五錢及括祭田故所優之以准輕折者並罷去之而萬

曆十二年縣令陳君某來許生忠首請之陳令𢦤
郡二千石俞公其略曰許公遠之死仗忠義泣鬼
神而與日月爭光者　　高皇帝採禮官議祀之
於其故邑里葢所謂不忘蛟龍之始蟄於其宫而
特令冠帶祠春秋聞古者賢哲之墓猶往往百世
下禁樵採而復其家而况許公之死以捍王室翊
社稷者乎邇年廟貌漸頽甚者前有司議減會典
所載祀之費又從而籍其故所遺祀田與民間賦
算等甚非所以稱國家錄忠崇祀之意謹飾廟貌
併述故事本末以聞郡二千石俞公故持大體爲

之矍然上之撫按及藩臬諸司撫按及藩臬諸司並報曰祀如故會典所載祀田若干畝其以近年丈量而美者抵辦無令與民間例賦算生懼世易之後或牒且旁落沒無考請鄉大夫居公守移書屬予曰我鹽官廼許侯者始所射桑弧蓬矢之里也

高皇帝嘗採禮官言特廟祀之著爲令郎周武之下車而封比干之墓也今郡縣爲之葺其廟併題其額而纍之麗雜他附者之祀與祀田之例爲賦算者並罷去郎古循吏所稱以經術飭吏治者之遺也我鹽官之山增崇而水增潤矣況今

少傅潁陽公郎侯之二十八世裔孫也其所佐明天子日月之際忠貞博大殆與侯千年來後先照耀而許生忠郎其族子且聞子大夫故嘗於少傅公爲布衣交得無賜之片言以紀其事照來世乎予于是次第其言而系之以樂歌三章令里之人肄而習之以備有司者之他日尸祝而俎豆焉其辭曰祿山叛起薊方侯提卒抗睢陽援兵絕軍無見糧力竭以亾闕一羅雀鼠殺奴妾爨屍兵奮且撅枉矢夜光欃槍滅尋就縛河山流血闕二賊不渡淮誰之功唐室且振除殘兇圖凌烟勒廟宫千載

之下閟無窮三闕

劉處士墓碑

博士劉漸堂之諭武康也過苕水上欷歔嗚咽而請於予曰予宋制置使劉公琦故嘗以三千人而敗金人十萬於順昌者之後也由蒲田徙安溪數傳爲乙時以詩而隱於鳳山之麓載縣志已而名希禹者改卜縣治西大父春以弘治戊午舉鄉試病且沒予父照僅十一齡所從大母王暨伯父某某相爲命煢煢守門戶兩伯父稍起家累千金而他徙矣而父獨帷侍大母守故廬以孝養聞大母

病且蓐臥者累年由藥餌及一飲一食一切溺矢以上金父所躬爲肘腋滌濯他媪婢不與也事兩伯父如事大父伯父某且沒而遺孤煩孱弱于父又寢衛之得無犯邑壤界萬山中錐與晉江同安永春相齒錯然甚齧而永春固無驛獨以于邑隷之同安深青驛于父聊邑父老訟之藩臬諸司故獲減乎隷永春而于邑之郵傳蓴省過半嘉靖間青囊家或請縣撤于先世祠爲路矣于父又聊族諸伯叔子弟哭之縣故得無撤家亦稍稍饒然好賑施閭里爲子母錢以貸里之人里之人或負不以

責也已而城白葉坂閭里例鬻田以供畚鍤已而
予家獨罷及問其自則故嘗貸予母錢數十百緡
而無歸者入爲臯庭史德父甚故陰爲之地卒從
罷也史出而告而予父如及聞之者如此父以處
士從田畝閭不及以詩書顯　朝請然亦以忠信
倜儻爲閭里先里有鬬不以訟之縣有司而父數
爲緩頰而解之閭有吉凶社會輒推予父爲社遊
重故閭里閭無閭長少率父事予父而予父亦開
襟與之無長少共爲奬借成就人人謂劉君親我
也已而病且没號泣者殆數千人没之日呼予之

兄弟訣曰其葬我法石山中爾輩曾聞漢楊王孫故事乎而兄弟輩縱不爲贏葬第衣周於身槨周於棺愼毋侈費吾之生從儉沒無改又曰生雖無善行爾兄弟其爲我請世之賢士大夫而善文章者揭一言於其墓令百年後子若孫之過而掃稍及習聞于生平槩于众無恨此于所以於父之葬丑嚭四十年而今獲從子大夫遊子大夫得無如漢蔡中郎之儔郭有道而碑之否乎于聞其言而悲之竊感處士事父母及兩兄類漢孝弟力田其以白衣奮跡里巷且抗有司類漢任俠其以貸子

母錢罷復臬司史而食其報類漢袁盎之不盜侍兒嗟乎處士抑可謂聞郭有道之似而得其風槩什二者巳乎故誦習劉公琦多將略頗嚮往之及聞處士多嘉言善行於是綴次所聞而書之以復博士焉

雲南按察使司副使毅齋楊公神道碑

毅齋楊公之爲衡州府推官也聲籍甚友人蔡子木適爲衡州太守予按節南粵道出衡陽太守同公帥諸生迎予講學石鼓書院公生而頎長八尺廣額飄鬚望之輒訝其爲異人巳而前爲諸生口

晝夫指頗析名實義利之辨于前間太守太守嘖

嘖稱公氷蘖士也已而公繇太守所書其治與行

之最聞御史胡公宗憲且被召入爲御史而胡公

者亦予同年其秉鉞我浙也間亦共予私論天下

士亦時時稱公不置予嚮往者三十餘年矣公累

官雲南按察使司副使致其仕以歸没且葬久之

公之族子應初來貳我烏程稱公之葬廬陵昭塘

爭嘗學使鄒公善嘗銘其墓獨闕神道碑且謂制

三品始獲碑神道而公繇副使歸也　肅廟以

來詔晉階者三敢爲倒請間按誌公諱儲字元秀

號毅齋先世錄忠襄公起家吉水及徙廬陵來世有顯人矣公之父諱琪由梧州府經歷死於戰公僅八齡從太孺人輦喪以歸哀毀若成人稍長痛父沒事太孺人孝以篤行聞及以貲入監中順天鄉試數上春官不第歸而遭太孺人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絕既葬猶悲號不自已已而授衡州府推官公恥不及舉進士感爲鐫刻奮礪折節甘澹薄種園蔬爨馬矢以自給官舍蕭然若逆旅其所抱牒治獄省囚書發奸擿伏犁然若老吏郡之人呼爲楊青天云數奉檄攝他州郡邑簿某奉

百金爲獻公叱之勿以受然亦弗以罪也當是時
公之治行冠荆楚及赴召遠近攀轅遮留不得行
入爲貴州道監察御史公生而面黑及入朝侃侃
持風裁人呼爲鐵面御史　　肅廟時頗事齋醮
公於表箋稍稍涉諷詔廷杖四十偶獲千金藥不
死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巡鹾河東會畢安望
風解綬適歲饑公又括贖金助賑全活者數萬人
所至檄諸州郡博士弟子躬與之講業論道闇謁
季路墓墓且崩圮公屬有司括贖金葺之飭祠碑
往石己而按畿以内又按山以西所至多威稜勲烈

戚貴人斂手不敢犯監山西鄉試公焚香端坐誓不敢違制私閱卷諸藩臬或更待公獨危坐無倦色其嚴毅類如此是時公以御史累俸八年矣以起甲乙科出爲楚藩司參議提督太和山太和故以中官監之頗横聞公至戒下日此鐵面楊御史也若輩善避之及知州劉欽命以事忤中官被疏且逮公又力爲辯雪白其事於朝劉卒獲免未幾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公曰吾可以挂冠歸矣歸而杜門絶迹城市屏去聲色紈綺之麗毎晨肅衣冠謁家廟或問之公曰對越祖考何敢懈也爲鄉社

約務以抑浮息訟為閭里勸閭里其化之閭就公質公輒以片言解之里人不知有公庭也按節使或疏薦公公亦弗聞也其束髮所好惟數從鄒文莊公羅文恭公輩相與講學於義利名實之辨自少迄老斤斤不失尺與寸晚年獨懸一磬於座右以自警令蒼頭日吾每日端坐或稍昏惰若擊磬數聲公一聞磬聲輒起正襟危坐講鄉約必設御座置　聖諭於其上具朝服行覲禮或請以燕服公曰旣設位吾君儼然在上豈敢以褻服見竟日不少惰其沒也無他病翛然而逝類尸解者嗚

呼仲尼云君子哉若人公近之矣予故特表其生
平之大者令碑之墓原之上銘曰毅齋先生邦家
之楨釋褐筮仕玉潔氷清司理衡州太守亟稱入
爲御史以直節名上犯　天子杖之闕庭廵鹺
河東適值歲飢括贖助賑撫恤流離檄建書院講
學于時展祭前賢葺墓崇祀已而持節省按畿內
近臣睨戚股栗待罪激濁揚清權衡不避吏部覆
疏獨持國是再廵山西適監省闈焚香籲天甄拔
眞材及閱三關烽燧猝窺度險勦障虜折不支當
是之時文經武緯矯矯虎臣震疊中外出之荆南

併抗中寺州臣逮繫數淵其盤改皋滇南乞山來歸逃虛匿景竹塵布衣城市絕迹林泉息機表師鄉里爛然光輝無病而逝或疑仙蛻始也雷轟繼也日霹葬之名山特揭碑碣外史書之永垂後裔

督府常公去思碑

予浙古吳越地塹江綰海以爲鎮一都會也嘉靖壬子間倭夷刼掠州郡覆軍殺將　肅皇帝赫然震怒超擢胡公宗憲爲僉都御史而胡公席天子不世之知而奮身戎行前後斬馘殆萬俘其魁以獻妖氛既掃封內晏然矣及胡公之去非其罪

浙之人不勝欷歔涕洟相與肖其像祠之春秋于
今不廢越二十餘年海上之烽燧不至羽檄不聞
麾下之士特輕裘緩帶以相徜徉而已他代者來
稍稍減其芻糧或給不以時諸部曲亦稍稍怨咨
共煽流言當事者不之省于是擁督府鼓譟為亂
事聞之朝而出兵部侍郎張公佳胤以塡之未下
車而省中又適賤更者民合兵而閧也張公故多
大略即傳璽書宣諭中外縛其渠魁散其支黨事
尋定久之張公入為大司馬而浙之人亦戴而祠
之事見太子少保張公瀚碑誌中又十餘年萬曆

辛卯常公來先是公繇給事中出校文浙上習知
督府所故嘗籍麾下者金掘山煮海之士而能賈
勇力戰鬬赴枹鼓橐之變特繇搰兟者過耳第時
久世易壯者老老者死而懦且疲者半非所謂摧
鋒陷陣之舊已於是大爲蒐乘補卒旗幟組練一
旦變色未幾公聞寧夏之叛　天子所徵六郡
材官者甚亟也迺選卒三千人命將橐弓矢裹餱
糧走萬里道以赴之卒之逆虜就縛而寧夏以平
又未幾倭夷間道襲朝鮮據其國都其王竄山谷
越草莽　天子仁覆屬國詔出師援之且移督

府所赴寧夏者再赴遼東而又檄督府別募數千人扼淮揚扼天津當是時中朝所倚浙之貔貅爪牙不異古秦之銳卒楚之技擊也方倭之内訌山東淮南及閩海之間殆鼎沸矣而于浙獨熊蹲而虎踞耕者耒耜織者機杼商賈者舳艫相望不以怖然則浙之田野里巷漁樵畋牧能不移其嚮所共爲謳吟兩公者於以碑而績之牲石也乎嗟乎胡公者汗馬於血戰張公者戡亂於既夢而常公者則又嘿爲制勝於無形均之傳所謂以勞定國而與民捍患者已然則浙之人士所相與羣而俎

豆不廢者情也亦典制所宜也予因諸父老之請書其本末而系之以歌曰

浙之兵兮悍且梟投石超巨兮共咆哮萬里疾馳兮奮若飈西摧寧夏兮東蹙遼賊蟲齧指兮呼天驕一闋

浙之將兮鷙且驤所嚮無敵兮合欃槍一鼓先登兮盪戎行再鼓搴旗兮柱矢夜光力掃妖氛兮捍封疆二闋

浙之督府兮按南州令若嚴霜兮氣橫秋遣將四征兮口畫軍籌海不揚波兮腥羶愁功成身退兮耻封侯古之魯仲連兮名與天壤同流三闋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

姚大母壙誌銘

姚大母者余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母也母陸氏年十九而歸外大父悅閒公玘生子三人長即高郵公次旻次昃旻年四十五而歿歿而葬於稱字圩祖阡之麓不及誌且銘是爲弘治六年癸丑也又二十七年而悅閒公歿將卜葬占者以故祖阡累不得堪輿家所稱吉兆改卜之悅鴻里是時

高郵公猶儒生中歲窘賦家益落貧無以改母之封也已而官高郵罷歸未幾卽又沒沒之日數張目顧兒翼自以不及合葬母且銘其墓爲恨自母之始葬以迄於今蓋越六十年矣頃者繼大母徐氏沒翼旣以乞銘董太史份而合葬之新阡而又痛父高郵公之沒之恨也輒泣而謀於余謂昔者季子適齊葬其子於嬴博之間反而號曰魂氣無不之也余大母之歸祖阡久矣又何必穴之此而葬乎彼也第曩之葬也不及誌且銘苟無以卒其請則何以報先君子而塞其悲余爲憐而語之曰

銘墓非古也孔子葬母於防封之崇四尺不言銘況笄珥之行非迫宋姬許穆之難則無以顯其節而哀其聲稱世之銘大較多不中古銘法特以烹醢紉繢珮瑀圖史之略互相矜飾而已要之非古者所以採之江漢之間以錄附國風之意若毋之卒而葬葬而不及合與今之始爲之銘是皆不可以無識也於是次而爲之銘曰　歲癸丑兮日來復墓木落兮銘始卜告之後昆兮封所獨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嘉靖己卯冬十月三日鄉進士唐君卒里族相與

哭於其家曰君齠而孤而卒能力學以文章顯其身完其母於嫠立其弟於祿唐氏之族起白屋於今詩書之澤盎然阡陌之間者君之才且賢也而惜也君年不永而卒止於此學士大夫相與哭於其巷曰君之才且賢譬之干將鏌鋣使有司早得錄君而貢之於　天子之庭專一城拜一命當必能攄策效忠以施功名於時惜也一躍而蹶而今露零無聞矣悲乎士之不遇也如此其友人茅坤獨欷歔涕泣設位而私哭之曰君之才且賢不幸而不遇人皆能知君而以悲且弔君而至於君

嘗抱隱憂閒讀伍胥傳至行泣於吳市以報父之
仇輒流涕發憤思欲得其當以弔其遺風且曰吾
得為伍胥所為雖死無悔也君之志若此亦可悲
也已然君涕而不忍以言於予予亦悲而不忍請
於君已而君之志不知其能竟與否及其長子登
歿而為書以告予曰吾嚮嘗慕伍胥所為然胥之
湛於江也或謂其不當傪荆王之屍天固厭其不
祥也以至於是嗚呼予讀君之書而闚君言則又
悲然亦涕而不忍以請於君君亦涕而不忍竟所
言余予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

謂以世得而稱焉蓋傷其隱行也君之喑啞嗚咽以抒其生平至於沒世而不言而人卒莫能知且言之者詎殆類此嗚呼古烈士不是過矣君名玠字晉叔君之先世天長人建炎間始南渡卜徙於湖之烏戍然自五世而上不可譜已五世實生章章生正正生經經娶凌氏而以生君及弟珂君娶丘氏生子男三長守身早殀次守禮次守和俱郡庠生年少而才他日當讀君遺書以卒其志者生女一適沈之歷丘先君卒繼娶黃氏君既卒而守禮抱狀跣伏來乞銘以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葬於

某溪祖阡之側按狀所書君之遺行尚多然其細者也故皆不以書而特悲君之所爲庶幾古烈士之遺於是揭而書之以慰君且銘君之墓曰　君之才似鴟夷豫讓不能爲君之所爲三躍擊衣泣且悲吾聞讓也妻不識而友識之嗚呼而銘君者爲誰

隣溪施處士墓誌銘

棲清施先生躬詩書禮讓之澤以教其子孫一傳爲愛月翁儀遵棲清故業不廢而茶陵州公佐膠州公仕及廣東按察司副使公儒又各以經術顯

或領二千石或由御史出為監司僉有聞於時再傳為處士觭字克廉號隣溪處士以布衣屏跡丘壑無他瑰瑋嶄巖之行以聲稱州里闇然獨能引樓淸先生之教以抗宗法於族事父孝與弟仲相友善處士旣長老而父母猶在堂朝夕候寢膳或歲時召族姓相宴會處士則皓鬚眉褒衣帶而傴僂於前仲亦皓鬚眉褒衣帶而傴僂於後方諸父後先貴盛時恂恂然與仲守詩書禮讓以跡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僉如田家子不作氣勢以狠籍人晚及諸父漸零落則又繩繩然與仲守詩書

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或第或未第然各纍然以經術紹門戶至今不輟也故施氏子弟出則與絃歌之士相狃豆退則與阡陌之子相俛仰訢訢如也與與如也葢未嘗敢以睚眦人人亦未嘗睚眦之者昔漢史嘗稱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雖齊魯諸儒自以不及予竊謂施氏近之矣郡太守嘗廉處士行而賢之檄縣長吏揭書其名於亭召之鄉飲而令給冠帶金謝不受享年七十而没是爲嘉靖庚戌十月二十八日也配姜氏子男三守成守常守訓女一適李思望孫男可大等七

守成卜以其年月日葬於姚溪祖阡之側而來請
銘予毋李孺人棲清之甥也予故聞處士家法能
世棲清先生之敎以爲閭里勸因許之銘銘曰
昔漢石氏以孝謹稱父子篤行累世組纓猗歟施
氏庸彼家聲書之墓宫以永令名

太學沈君墓誌銘

始予宦金陵客有沈君嘉謨者携二子過焉坐而
貌之退然衣不勝質行君子也與之語其息深深
如也間出二子所著文章讀之矍然與古人之至
者相隱約非他經生贋貸爲者予頗異之越甲寅

君卒且葬不及誌其墓明年二子抱友人姚君狀
來請銘按狀君之世系宋以前不可攷勝國時有
諱文者家吳江遂爲吳江人文生文浩嘗從
高皇帝宿衛禁中文浩生敬敬生奎奎生漢漢卽
君父也　今上卽位初漢由進士拜刑科給事
中頃之贈父奎如其官累遷戶科左給事中當是
時給事公以直諫顯竟以議獄忤　上旨罷歸
給事公少負氣魁岸自豪既罷歸觖觖不得志於
是託計然范蠡之業與世相浮湛權贏縮盛田宅
貲累鉅萬而閭里之間望之者稍稍起矣君入

則連諸昆弟以匡振給事公出則薄取厚與以謝閭里故閭里之間聲稱君而亦陰以善給事公給事公既以貲饒綺紈結賓客而君之雅好特澹寂於給事公所向頹然無所合若不當給事公者然事給事公獨謹故於綺紈賓客中亦未嘗不極鮮腆承之給事公數北出遊洞庭虎丘諸佳山水君亦輒供張屬諸昆弟連翩左右酒酣迭起前壽或故爲六博樗蒱之戲相勝負以繆給事公給事公亦往往解頤而罷給事公既衰且晚不獨厭故時所習嬴縮計不欲爲而由諸公子善承其間且忘

向所爲觖觖罷歸者君之力爲多也君性愛善忍故於諸昆弟中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昆弟卒未嘗有睚眦之者其遇姻族里黨也亦以遇諸昆弟者遇之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眦而諸姻族里黨亦卒不聞有睚眦之者閒有急或昏夜往請必給之無靳色其償與否不問也有不能償者往請輒又給如初其力不贍與否亦不問也人以是爭相引慕爲長者一日行田閒有一兒杜姓者從羣兒戲獨異君閒視而偉之因抱與俱歸廟見而名之曰偉令兄事長子位

弟少子倬而子之若巳出巳而偉果以尚書舉于鄉嗟乎君旣起貴家躬潔白長厚之行以佐給事公又能信之諸昆弟以及姻里族黨而推詩書之澤播之後裔庶幾乎古之翩翩公子者巳君少補弟子員數射策不第以貲補太學生射策又不第遂棄去專意於敎諸子以究未卒之志而其敎諸子也必本乎六經閩洛之說故長子位中子偉自于曩讀其文於金陵時巳嶄然露奇氣與今之學者不相及今雖或第或未第而要其所至殆夐然騁于精微而未見其止矣君母徐氏贈孺人繼母

俞氏封孺人娶盛氏生男一卽位女二長適周甸次適曹大武繼娶夏氏生男一卽倬側室其氏生女一聘鄭時可孫男一女二享年四十有八其塋也與盛合於柳胥村之原卽給事公所故塋處銘曰

吁不及專祔父之宮銘雖或後猶及其封文章之躍聲施未艾兮　璽書玉册乎其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爲我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强幹之才也天假之以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

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不得不共爲滃澳澒潒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既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搆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關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

矣賢也即前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孰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即又前說之曰某之骫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毋迺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謗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順解唯公指顧間有不得即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帷待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於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競振淹滯爲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擯之

其按資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員缺衆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蹇諤之士無他援者也一冗員缺衆或私指曰某員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喜後先郎署閒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謄黃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構向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

學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
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益以
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
即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
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
適多買名姬以恣歌舞當其秋深而蟋蟀時鳴也
檻蟋蟀之善鬭者共諸名姬分席而博博而負者
則携金治樽罍上下山池間露零星稀未歇也士
大夫或以規公公不顧嗚呼古之賢智之士固有
溺於酒溺於奕溺於丹砂冶化至死不解然要之

彼或中有所負以自沉酣淋漓於其中而世莫之識故曰溺也者匿也韓昌黎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若公者無適以才適當世位不究志而遂以聲妓躑躅自溺而終其身者歟嗚呼君子之得志而聲施也則龍躍否則蠖屈而巳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為之賦鵩而亡昔人猶悲其志而惜其量也予於公能無仰天而欷歔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於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浙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十幾傳而為鵬鵬生綬綬生某號愛山即公父

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爲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某氏並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爲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某某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於世乎故共公之昆弟爲縉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爲吏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爲司勳公瞿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弁撼公者公

矣曰吾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
公之慨慷倜儻之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
之慟而爲之題其墓以復于公也乎公之沒爲辛
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於某
祖阡之原其銘曰　公之始孕母輒異徵夢日墮
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
後興維公之生岐嶷非常童齔掞賦蔚乎雲翔年
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遂傾四方已而射策
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讞獄諸疏公手勒
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舉淹

振滯抑饒屏星孤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政府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娟亦及身會虜人犯燧屬帝閫校士徵兵雜遝魚鱗公以納言徙爲右丞天子璽書督屯幽恒名曰使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姤口朋與公既左遷解組拂衣翺翔竢時公卿可躋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鵠高翔矯翮靡施免官來歸臥於中丘託盟范蠡比迹留侯睥睨一世恥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流名歌選趙艷舞徵齊檻蟲而鬭負者攜壘枕星席月鳴笳揚彩客或勸仕羞以文犧病既彌留

執手引訣公掀予髯笑而不答左右若遺佳託書碣書之何以天地一噱

傅孺人墓誌銘

予過錢塘太醫院醫士一峰傅君好賓客數治酒壘從予或諸賓客西湖南屏諸山中予共諸賓客數愛之而忘其疲且去也他日醫士君攜其子恩道從予治文章思道多雋材然退然若質行君子也予頗怪之已而醫士君之婦王孺人病且没醫士君與其子抱同年友人王大理君所爲狀來請銘且泣而曰吾之數獲從君遊及諸賓客間不予

厭以吾婦之治其内也又顧其子曰兒輩事君唯謹以吾婦數手詩書及采曲禮孝經之旨以姆字之庶幾乎古之彤管之諡也而今且已矣又泣曰此兩者君之所及覩且知者也方其閫處則以績紉自將犖犖然婉約惠順以事其母母故懽甚者母病或瀕死則剪股以藥嘗之而母徐及甦以起也及其歸于爲婦則以井臼自將犖犖然婉約惠順以事其姑姑故懽甚者姑病或瀕死則亦剪股以藥嘗之而姑徐及甦以起也内而執于巾櫛者三十餘年移其所以事母與姑者敬其之而未嘗

懈也外而施諸妯娌娣姒姻族婢御之間亦移其所以承我者一一厚遇之而未嘗有間也其他爲婦人女子所最難者于兩家方以貲雄里中兩家娣姒間共以璣翠刺繡相高婦獨持以素婦謝諸璣翠刺繡一旦從婦人後甫年十四其所操鹽米籌計浣滌烹飪又若故田里之媪然者此數者閨房之德不外見君之所不及睹且知者也沒之日不特于爲夫者之哭其婦子之哭其母而閭里之嫗馮棺而號潸然出涕至不能止其於古之賢士大夫之喪而巷哭者無以異也君得無一言以識

其墓令婦之名氏或得次於古者國風所載也可
乎予既聞醫士君所稱孺人賢及讀大理君狀大
理君之内孺人母弟女也大理君言故質其所耳
熟於内而稱孺人賢亦大較與醫士君合孺人父
諱鑾母沈氏生子男一即思道太學生女一適縣
學生蔣爾德歸醫士君三十八年而没嘉靖壬戌
夏五月十七日也卜以十月某日葬西湖某山祖
阡之次按狀傳故仁和褚塘里人元某年間提舉
君以其族顯入我 朝永樂間保安州公潤由鄉
進士起家至二千石以治行聞於時予覽睹醫士

君父子翩翩有儒者風要其所自又繇孺人之賢相其內外者如此嗟乎可以卜傅氏之慶遠及苗裔也已銘曰　西湖之陂兮孺人之魂之兮環珮乎翔且翔兮西湖之宮兮孺人之玉攸封兮環珮乎千秋其藏兮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予少君八歲束髮從君遊即兩人深相推附爲縉帶交師事一菴唐先生當是時予頗以儁偉倜儻自喜公獨退然左繩右墨恂恂如也予讀書務大旨好窺古六經百家之奧而其爲舉子業也抑數

逸於有司尺度之外而君獨旬而比之字而櫛之以劘切其間于兩人者宮商不同調然其音節之鏗然以響而淒然以至或聽之若歌文王孔子之操而相和鳴也雖于兩人抑不自知之者于以是甫弱冠輒聯君以第於鄉已而于既前君舉進士宦遊四方所至或偶竊聲名擅聞一時矣然忌亦隨之由縣吏入爲儀制爲司勳未幾出徙外郡已而召還南省又未幾再徙臬邊徼所被怨家者之挾執政以朋姍而摧擊之必窮其力甚且削籍來歸而其所當滃滃訿訿之口猶時引弋矰而未已

也此無他予旣遠君稍稍以其所自喜者劉賢盛氣爲吏業耻爲滂澳泂泓以相浮湛而又頗好著文章時時引胸中之憤咽慷慨叱咤淋漓而發之乎詩歌嘲弔之什以詆刺當世君之嚮所謂左繩右墨以相劘切者葢不及矣君後予十二年始舉進士第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晉貟外郎晉山東司郎中守刑部曹若干年輒引故所持繩墨以禔職而卒以無寃獄也已而持節省獄蜀西南徼亦引故所持繩墨以省蜀西南徼其所平反減死論戍者三百六十四人囚置驛傳亭障之間及他輕等

者一千二百餘人其以宿逋除者又千人而卒亦以無寃獄也還奏事於　朝以最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　國家輦轂郡也其所縮南北㕑傳與中朝勳戚勢人者之家蜒引窟據其間蓋亦聱牙矣而君躬忠信愷悌之資又特引故所持繩墨勉爲拊循其閭不特郡之吏民共翊戴君而南北士大夫之馳傳而過者與勳戚勢人之故爲憑陵郡縣者抑且稍稍心醉君而相與爲聲名當是時君以治行爲二千石最君之友朋之跡半中外然獨時時引顧予且謂予之器與識或可庸　國家之

緩亟不當錮之巖壑爲也予抑雖以罪廢然猶冀君通顯於時爲世聞臣則予兩人所少共推挽者其在予也擯抑不偶而竊於君乎取償之矣君又未幾卒宛然以死嗚呼予不能爲君繩墨以遊於世故動而竊譽而詬亦因之君能爲繩墨以遊於世矣而其所罹又卒若此豈兩人者志同氣誼同而其坎壈不偶也又同故僉置之崩沙鬗谷之湍而不及以一試之明堂榱棟之末也乎君旣沒而當塗令沈君子木爲之殮閩郡之吏民攀號者累日相與紼殯遮送之江撫按諸監使以下悲君之

沒而得民之深也亦相與檄其治行而祠之名宦其喪之返也君之父母昆弟哭於其家鄉黨姻戚哭於其巷海內之學士大夫其所共君遊者無問遠近潸然出涕移書而弔曰天之厚君之德而嗇其年也如此于哭之慟幾絕非以慟君也痛于兩人學道之同于一切所自顧頑且懦不得於君乎鑱磨淬礪其所未至以附古人之友誼也君享年五十有六君之子卜以某年月日葬之某里之原來乞于銘于痛兩人之深交故不及詳畫君之細行而特次其所兩相附而遊者如此然君之賢也

抑可以概見矣君故崇德人大父翁其贅歸安韶溪里顧氏於是君之父翁悅蒙顧姓君仍之初諱唐而君之第也始及返故姓爲吳諱一儒字望曾吳本延陵季子之裔也故號小陵君之始爲舉子業也父翁以窶奪之屢矣君獨托外祖家爲裹糧遊而予之裹糧而美也則時或以分膳君而助之遊君故得以發憤乎詩書而卒其業以成其名及君之爲刑部主事也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並爲安人里中人或相與侈君且曰吳翁之不及敎子以經而卒貽之以其榮也如此君有子男

三曰人龍人豹人驥盆肄學宮才且良惜也驥中盗流矢殀死矣女一適陳某孫男六曰某某某某孫女二系之以銘曰　相彼黃鳥兮友生其焉求窈以深藏兮宮之幽楸其寢護兮日月之流詩書不恌兮后昆其庥吁嗟吾銘兮慰玆丘

舅氏怡稼李公幷邵母合塟墓誌銘

予外大父守素李翁珪農業起家而外大母施孺人復佐以機杼家故頗饒巳而伯舅氏觀稼公深稍稍世其業而昌大之仲舅氏怡稼公淵入則傴僂以事其父守素翁出則傴僂以事其兄觀稼公

而邵母之少而歸公也又往往移大母所以佐翁者以佐公亏兒童時讀書外大父家習見公躬督諸僮奴以耕於林墟之西星而出星而入雖風雨寒暑無間也及亏罷官歸數過翁翁且垂白年七十餘矣無不時時然者又習見母躬督諸婢妾以織於其家篝火而作篝火而息雖風雨寒暑無間也而其老也亦無不時時然者故田之所入數以倍他人織之所鬻他販者來數爭操厚價以購之雖里中轉相放弗能也故並觀稼公累貲而富遂以甲于里邑中爲名族然公篤於行而訥於言遇

諸昆弟賓客恂恂如也終其身於鄉黨隣里無以
言相睚眦者毋櫛於爾絲而略於牀笫諸妯娌娣
姒訢訢如也亦終其身於婢妾以下無以言相磡
磱者嗟乎史遷嘗稱石氏雖齊魯質行諸儒不及
也漢嘗詔求孝弟力田若公者豈庶幾其近者與
公之子稷以貲入爲光祿署丞而里中人或高公
之年與行欲按例以請冠帶於公公辭不受已而
又欲按例以請賓飲於郡太守之庭郡太守或聞
行且下牒矣公又辭不受公之沒蓋隆慶戊辰十
二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九十有一毋先公而沒蓋

嘉靖四十五年月日也享年八十有九女三人長適唐某毋出次適工部主事沈某次適屠某妾某氏出孫二人某某孫女一人贅稽某太學生方光祿君年涉五十而強猶未舉子里人曰質行若李處士而無孫天道其無知也乎已而孫嗟乎於此抑可以占公之槩已光祿君以巳巳五月十有三日合葬公與毋於白雲之祖所予公甥也廼次其生平爲之誌而系之以銘若公之世系邑里則已詳次伯舅氏觀稼公誌中矣故不及銘曰公之生也阡陌於父兄而其沒而藏也卒祔於其官毋之

歸也井曰於姑翁而其没而藏也亦祔於其封嗚呼吁嗟兩世兮黄壤其攸同

趙長母墓誌銘

古者歌公卿大夫羔羊素絲之德必本之關雎雞鳴之助由今觀之其於田里服賈也亦然母李氏少歸趙長君甘苦約操井臼事翁暨姑雝雝如也於是長君以其家遺母出而行賈江淮間長君固多計然之畫本鹽筴善盈縮謹筦鑰其趨時也若鷙鳥以此家富溢猗頓而推其所自母之助為多也長君既起家稍稍禮文儒及其子某及姪某某

從之遊僉稍稍以經術進其子某以貲入爲太學生而娙某且舉進士官監察御史爲世聞人母於時無論巳所出與仲父所出僉內督而厚護之御史君按節所嚮甚且以不及養爲恨泫然霑襟也其他處娣貳及婦以下動合母儀恩而有禮母雖未及習古者瑀璜圖史之節然而天授之也如此以故家之饒且甲關以西而母猶服故時衣與食如少窮約時無異也間或諸子姪輩歲時奉觴上壽以璣翠進母輒拒不納也享年八十有二病且革張目顧兒以下曰願汝輩世積行累仁一鄉稱

善焉吾瞑矣他不及嗟乎毋之懿行彰彰若此豈非古者雞鳴之遺乎哉長君故以例授散官然非其好也鄉之人以其行類漢長者呼曰長君魏中丞題其墓不書散官而書其行曰趙長君予乃系之曰長毋葢賢之也亦婦從夫之義也今其子某以某年月日啓長君窆而合葬請予誌嗟乎嘗聞蜀婦清用財自衛不見侵而秦皇帝為築懷清臺以風勵之漢太史公書其遺事傳之到今予其能無書毋之里及世系巳詳魏中丞誌中故不及銘曰　生而佐長君兮稱素封沒而合塟兮千禩其

同宮銘之石兮昭無窮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桐江之滸有俞處士年且餘七十矣名紘世俯江流而盧故號前江能以理道自勝不爲外物所侵牟事父母孝與昆弟愷悌性行故飭然亦多骯髒自少至衰白擇地而蹈不失尺寸人或有過輒面批之故閭里姻族閒悅服其行誼而亦稍稍憚其威稜中歲多病閉戶不出擁膝趺坐處蘼蘿翳几絕不與世人接垂三十年客過之屬深知者榻前剌問樵牧數語而已他往往謝避不相見大較類漢

獨行子雅從處士之兄教授舜材鉅野令舜卿遊故習聞其生平間嘗投之以詩曰伊人渺何處家住白雲深流水隱中瀉煙波掌上臨幾廻抱犢浴一曲滄浪吟秪許披裘叟閑來拄杖尋又曰猶聞可憐處心與病相安閉戶爬蝨逢人懶着冠採花調露飲煮石和霞餐卽此長生訣何須羽化丹里人聞而詠之以爲實録云縣令嘗牒其行於郡二千石及督學使君歆之學官三強之始應已而復引　天子明詔寵之冠帶榜其廬曰齒德嘗是時邑之遠近矜而榮之萬曆庚辰夏四月予訪

雲巖歸拜候公其廬處士始着冠令兩童子左右掖而揖曰吾獲見杖屨死且無恨矣并屬予誌其壽藏嗟乎處士於世所競一切袪鏺獨留意於身後之名也如此抑可以槩見其微矣予於是爲之太息譔綴其行而系之以銘授其子汝彝使異日鑱之其他世系詳家傳中故予不及銘曰　嗟彼高山之深兮氣鬱鬱以青葱內梳辛而左右兮外引巽以千尺芙蓉之峰攬江流其若帶兮茲所謂處士之宮固爾墉厚爾封百年之下過之者當陳溪墼沼沚之毛以肅乎俎豆之容

陶處士甓齋墓誌銘

陶處士甓齋者秀水人晉長沙桓公侃之後而能以風概聞於其鄉鴈湖間者也諱坎字大本少多奇崛讀先世以來家傳數沾沾喜及聞長沙公運甓故事輒自號曰甓齋公初起家博士弟子員以博物洽聞名後且棄去以詩酒自豪然負節俠立然諾行必擇地而蹈斬斬然不失尺寸族屬幾千指公稍稍按古宗法以抗族公屬支庶而族之衆不敢不倚而事之如大宗也家世饒貲累鉅萬公以什之九歸兄坤及仲季輩而僅以什之一自托

脫身出別業數楹於荷花水之上欣然樂也已而季弟沒公復撫其孤與諸兒等少聘給事中陳公諮女及給事中公入朝墮馬死家且散矣公娶其女并收其子翰而督教之翰卒舉鄉進士累官下大夫族之方伯公照沒而無後他後之者與其贅婿異中分其產而兩相鬩也然不敢以訟之郡二千石及縣大夫而以聽之公間或有解橐中裝私公以數百金者公輒怒不受公復徐徐緩頰為兩家分曲直而兩家卒亦帖服里有鬼為人聲而祟者請道士書符咒水而舞劍以禳之然鬼數嘯道

士亦辟易不能魔已而公出片語譙讓之鬼且[illegible]去卒不為厲也嗟乎公之誼篤於族及於婣黨信於閭里甚且鬼物亦憑之以攝可謂傑然烈丈夫不負桓公以來世傳矣享年七十有八與其配陳合葬於陽宇圩之原然公既脫身出家盍窘或四壁立其所生子男三人曰鑾曰鎬曰鏊孫男七人曰天漢曰天池曰天河曰天津曰天濱曰天法曰天淵曾孫男又七人其食指衆多而甑且塵矣天漢攜其子國楨過補于歸安縣學博士弟子員間從予遊為文章其所朝夕口之者如此已而抱

其族韶州府推官廷錦狀來乞銘予於天漢不能辭而按公行大較多中古銘法銘曰　長沙没世數易公其千年之裔今猶擁㲹氣虹矯行錐畫支庶憑兕且辟揭而書之鑱之石昭日星亘無極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亡友宋君之儒字文衡號梅川吳江江南里人好詩奕善爲摹畫顏歐以下書法其爲人言若不出口行若不勝冠與屨君於後母弟以先世來所遺田業恣之脫身出走遊江湖間一日過草堂予揖而進之其座上客相對奕互勝敗已而稍稍與其座

上客分曹賦詩詩雖不甚工然亦多韻折數傾座
上客歡遊不厭也予留而客食之久之并攜妻及
其二子天祥天祚與俱來予復掃他室棲之君亦
解客遊裝買田數畝予間攜之出遊名山水間仰
眺并俯瞰苕霅南泝錢塘往來西湖煙波之深巳
而東入會稽訪禹穴尋若耶又嘗南泝嚴陵登釣
臺過齊雲巖歸且挂席太湖展遊七十二峰復謁
泰伯季子祠北入錫山由毗陵遡還金焦北固以
望海門君未嘗不從抑未嘗不以詩與奕相追躡
當其飛泉懸崖攀蘿捫葛揚舲鼓枻噴濤弄月君

數共客相宴酣淋漓不知君爲我我爲君形與影相隨以嘲且噎無間也萬曆壬辰春予浮家過練溪之滸君亦并携傷予而盧父之病且華享年五十七歲予解裝殯君含歛衣衾棺槨以下僉如禮葬之練溪餘字四圩之上時癸未四月十日也堪輿家張君且謂茲兆也地從卯而西迎涵山以爲屛其所引溪之水而左右注若縮而帶也後且昌

銘曰　生無養兮于我近死無歸兮于我殯藏之山水兮後昆其振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